

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，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



资料图

编者按

孩子眼中，父亲总是无所不能，为我们挡风遮雨的那个人，他宽厚的臂膀、温暖的手心给我们满满的安全感，在他的肩膀上，我们能看见更远的地方。

父爱是一棵扎根灵魂深处的大树，在陪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中，慢慢生根、发芽、枝繁叶茂。这个父亲节，我们邀请到两位积极参与孩子教育的父亲，讲述他们和孩子一起成长的故事以及对“父亲”这个角色的理解。

## 儿子，你是我的“开心果”

■ 苏文胜

最近，儿子在学校写了一篇《开心果——爸爸》的习作。惊喜之余、意外之外，他回家就迫不及待地读给我和他妈妈听。当我们一家三口围坐在一起，瞧着他满脸骄傲的表情，聆听他稚嫩的声音，想着那有点文不对题的内容，既想笑又感动，更感慨：这是儿子对我们近9年陪伴最纯真的谢意，最质朴的表达，最无价的褒奖。其实，我也想告诉你：儿子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们也有过争吵，也会有因你严格要求而让你不高兴的时候，但你终究是我们家的“开心果”，每当听到你像小鸟一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看到你溜溜溜溜的眼睛，我们就感到无比开心。

### 公园里的“僵尸跳”

儿子的体育天赋并不高，记得他小时候的立定跳远总是不达要求，我采取了陪跳、比赛跳、奖励跳、鼓励跳、定时跳、规定跳等等常用的训练方法，但效果都不理想，加之比较枯燥，坚持实属不易，儿子也经历了从想跳到努力到崩溃再到抗拒的过程。最后我也是没招了，怎么办啊？

一天下午，记得正好是五四青年节，我们全家去东郊记忆玩，我们边走边玩，在绿皮火车前的一个小广场坐了下来，儿子吵着要我陪他玩，玩什么呢？我最近一直在琢磨训练他立定跳远的办法，我突然奇想提议和儿子来“僵尸跳”游戏，开始就我们两人，儿子扮演僵尸，我扮正常人，他要吃我，我就逃，跳着追、跳着逃，扮

僵尸者要装着很凶恶的样子，扮演人者则装着很害怕的样子到处躲。我们边玩边互换角色，东躲西藏，不亦乐乎。不久，他妈妈就被吸引加入了，再过了一会儿，姥姥姥爷也被吸引参加，最后，一群小朋友主动加入我们的游戏，旁边不时有路人驻足观看。玩到最后，大人们都累得像狗一样，可儿子还说好玩、有趣，闹着要继续玩，简直意犹未尽。那天，粗略估计，他跳了不下万次，一身臭汗，这运动量绝对超量。第二天，正好是周末，我们又在东湖公园酣畅淋漓地玩了一次。之后，我只简单纠正了一下他立定跳远的姿势，他就基本达标了，再也没有不及格过。

### 游泳池里的“西游记”

从儿子出生两三个月以后，我就试着开始训练儿子的听力。每次我陪伴儿子时，只要他一睁眼，我就对着他说话，逗着说，玩着说，直说到他困。儿子一岁半以后，我开始逐渐高强度训练他的语言表达，绝招是亲子阅读。

我特别看重儿子的肢体和言语，尤其是大脑的深度参与度。每一次亲子阅读都是在疯狂的游玩和开心的语言交流中进行，我们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互动碰撞，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交互提问中高速运转，我们的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尽情交流中应答。

结合生活场景实施亲子阅读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我给儿子讲的第一个故事是在他快两岁时，我讲的是《西游记》里的“石猴出世”。他懵

懵懂的样子我至今还记忆犹新。4岁以后，我开始陪他游泳，没有选择找专业教练，我希望儿子游泳初期能保护和培养他对水的天然亲近感。在泳池里，我们玩得最多的是《西游记》里的故事场景和人物，我们从花果山玩到大闹天宫，从三打白骨精玩到三借芭蕉扇，从孙悟空到东海龙王借金箍棒玩到蟠桃会偷吃蟠桃，从扮牛魔王、红孩儿一直扮到铁扇公主，从扮孙悟空、唐僧、猪八戒到沙和尚，这些角色我们演了个遍，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孙悟空，从孙悟空的筋斗云演到七十二变，从火眼金睛演到金箍棒、紧箍咒，从手放额头遥望演到抓耳挠腮……通过这种活灵活现、生动有趣的人物特征再现，孙悟空这个角色以立体而真实的形象深深印入他的脑海，成为他生命中的经典和永恒。

每次，泳池里都有很多小孩投来羡慕的眼光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儿子以及他的幼儿园同学一起玩这个游戏，大家玩得非常开心，不亦乐乎，我能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生命的光芒。之后，每当我描述或学做《西游记》里一些经典人物或角色的某个动作、语气时，儿子基本都能立刻猜到是谁。

### 竹节人里玩“三国”

去年，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被关在家里，我就在网上买了一套武士竹节人。竹节人由9节长短不一的竹子分别组装成其身子和四肢，两个武士分别手持银枪和大刀立于一块木板之上，木板中间有一条细长的、

上下通透的孔，两个武士木偶就分别通过两条细线穿过中间的孔，再由人在下面进行操控。收到货后，儿子很感兴趣，嚷着要玩《三国演义》，他最喜欢常山赵子龙。于是，一场自编自导自演、自娱自乐的演出就正式登台了。

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响，儿子说道：“这里是三国时期的洛阳城，这里即将上演‘三英战吕布’……喂……来者何人，报上名来。”

我拉了拉手中的线，只见我牵的竹节人摇了摇头，动了动大刀，答道：“我乃刘备手下关羽关旋风，你是何人？”

儿子被逗笑了，摇动手持银枪的武士竹节人答道：“不对，你不是关羽关云长。你不是红脸，又没有长须。”我边摇头边改口：“我乃张飞张玄德。”

儿子哈哈大笑，挥动长枪说道：“错了，是张飞张翼德。你也不是张飞，他是黑脸，你是白脸，你骗人，快快报上真实姓名，我不杀无名之辈。”

儿子举起银枪，充满信心地说：“我乃赵云赵子龙是也。”

儿子装作很生气的样子，使劲摇动竹节武士说道：“呸！赵云还没有出现。”

我的竹节人摇了摇手中的兵器，说：“好吧，我乃天下英雄吕布是也，天下谁不认识我的方天画戟？”

儿子把照片传给我的朋友，问：“帅吗？”

而真正理解“父亲”的意义，是在孩子病中。

4个月的时候，孩子感冒了，小孩子的病症总是来得又快又急，头一天晚上还只是轻声咳了几下，第二天一早就变得非常急促了。到了医院后，在医生的安排下做了雾化，一向乖巧的孩子变得烦躁易怒，拒绝戴上雾化器。

我和妻子在没人的病房里，一人抱着孩子，一人拿着雾化器，给孩子唱歌、做鬼脸，想尽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，两人累得满头大汗，所幸，孩子的情绪逐渐平复下来。

小小的病房里，回荡着妻子的歌声和孩子的笑声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在

人群中这样平凡普通的我，是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全部的依靠。父爱如山，是说爱得如山一般沉稳静默，不轻易示弱和动摇；父爱至纯，是指经过岁月和磨炼之后的爱，像炼就之后的金子，纯粹而坚硬。我爱我的孩子，尽管不那么快速而热烈，但在亲触过他温暖柔软的手掌、拥抱着他天真烂漫的笑容之后，我相信，我们命中注定就是一对父子，是一对基因上高度相似、情感上神奇共通的父与子。

我的父爱像是一场“低烧”，最开始是那么的漫不经心。在孩子逐渐成长的过程中，我找到了作为父亲的自豪、骄傲与欢喜，孩子的点点滴滴像爬山虎一般，慢慢爬满了我的整个生活。

昨夜，我问妻子，你说，他长大是一个帅哥哥吗？妻子想了想，不会。我不甘心地道：“可是别人都夸他可爱呢！”妻子笑说，那是别人的客套话。

我看着熟睡中的孩子，面对其他事一向冷静而客观的我变得不淡定了：这么可爱的孩子，长大一定会是个大帅哥！

“来来来，谁怕谁？”

“等一下，我先讲一下游戏规则。”

故事就这样突然被打断了，又在一番探讨争论后重新开始了。……

### 家里的“快乐小精灵”

快乐是孩子的天性，是孩子成长的最佳伙伴，也是构建孩子健康人格的源泉。在陪伴儿子成长的这些年中，我特别在意他是否快乐。我知道，如果一个人的心理出问题，一定是长期积累的结果，一定是长期的不愉快积压在心里造成的，这会非常危险。所以，每当他小眉头一皱，我就会非常担心。这时，我不会轻易去问他为什么不愉快，而是走过去，靠近他，说说笑话，玩玩游戏，逗他笑、逗他说话，只要他愿意说，我就积极应答。如果是因为闹矛盾了、吵架了，我就给他分析原因，给点建议，鼓励他自己去解决问题；如果他的不愉快与无理要求有关，我会直接拒绝，讲明原因，这是底线原则，不可突破，随后，我会试着转移他的注意力，直到他高兴为止；如果碰到他不愿意说的情况，我也不会追问，就拉着他玩或聊天，直到最后他变快乐了我才收手。这些年，儿子一直比较阳光，爱说爱笑。

最后，我想对儿子说：未来你的学业会很重，烦心事会很多，但我希望你积极面对，快乐成长，希望每一天的你都能带着开心的情绪进入梦乡，永远做一个快乐的“小精灵”，一个被阳光滋润的“开心果”。

（作者系成都开放大学教授、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）

## 父爱是一场“低烧”

■ 罗得凯

妻子是个爱翻旧账的人，在她的小本本上我有“三宗罪”：一是得知怀孕的那一刻我没有像网络上的好老公一样激动到哭；二是生完孩子我没有马上在朋友圈发一篇深情并茂的“小作文”；三是月子期间她每晚起来喂奶，我都在呼呼大睡。她以此断定，我并不爱我们的孩子。

我必须承认，她说得对。

不过，只是阶段性的“对”。我们在朋友中算是最早结婚的。婚后一年，我还没把“丈夫”这个身份整明白，妻子就拿着验孕棒蹦蹦跳跳地告诉我，她怀孕了。我头脑发懵，紧张多过于高兴，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，便淡淡地说了句：“先别激动，去医院确定一下。”

这和她想象中两人相拥而立的场景太不一样，为此，我有了“一宗罪”。

10个月一晃而过，除了妻子逐渐变大的肚皮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。当爸爸的感觉，就像四维彩超上孩子的面容，看不真切，却逐渐有了一个大致轮廓。第一次听到他的心跳，第一次看到他的脸，第一次看到胎动……生命就这样在妻子的身

体里孕育，在家人的期待中，孩子的每一次萌动都像是破土而出的小苗，这提醒了我：这是你的孩子，他正在与你相遇的路上。

到了生产那天，妻子难产数十小时，最后剖腹才把孩子生下来。

手术室的大门打开，医生说，谁是爸爸？等了一夜的我，双眼通红，接过医生手里的孩子，对妻子的担心让我心里只有气愤：就是这个孩子，让妻子受尽了折磨。

我麻木地把孩子抱回病房，交给了丈母娘，转头就去手术室门外等着正在缝合伤口的妻子。这个时候，我实在是没心情发什么朋友圈，我也确实不爱我的孩子。

就这样坐实了“二宗罪”。

“父亲”是天降的另一重责任，我像一个旁观者突然成为了主角，我没有体会到爱和满足，只有忐忑和无所适从。

经过十月怀胎和母性的叠加，妻子很快就把“母亲”这个角色扮演得非常到位。然而因为生命新生，孩子周围时常簇拥着亲人，没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所以我常常就在一旁玩手机、

睡觉。

这种态度在某个晚上彻底惹怒了妻子，她指责我丝毫没有作为父亲的责任感。我一边道歉，一边思考，到底什么是“父亲的责任感”，更多的时候我感觉孩子并不需要我。

俗话说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要我说，实践是治愈矫情的唯一方法。“父亲”这个角色写在纸上无法体会，真正开始尽父亲义务的时候，就能体会到这种特殊感情了。

有人说，长大是一瞬间。而我的成长，是在日日夜夜中静水流深。

孩子出生后，人气“下跌”，只有妻子和我带娃。经过了一轮又一轮“特训”，我熟练地掌握了包括但不限于：换衣服、换尿布、洗澡、热奶等一系列常规动作，每天平均重复5遍以上。在这种高强度、容错率极低的日常中，我开始咂摸到了一点作为父亲的快乐。

孩子的皮肤不再像新生儿时那样红彤彤，慢慢变得白皙光滑，之前挤在一起的五官舒展开来，有了我和妻子的影子。血缘的神奇，让他能够在